

近
教
政
善
行

教

秀
才
天
授

才
德



中国历代民歌赏析

陈立浩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前　　言

我国历代民歌，多姿多采，可称文苑中的一株奇葩，不愧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，光华竟吐，耀人眼目。

历代民歌之精华，是劳动人民心声的吟唱，艺术的结晶。数千年来，我国劳动人民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，传统的道德观念、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，以及各族人民高昂的斗志，反抗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，这一切，在历代民歌的优秀作品中都有着真切、深刻的反映，生动形象的描绘。民歌，它是诗歌的母亲，人民创造的精神粮食，很值得人们珍惜！在今天，我们振兴中华，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，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，认真继承民族的文化遗产，学习和研究历代民歌，无疑是十分必要的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。

一

民歌，它是民间文学中篇幅短小的韵文作品。民间文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，它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，而且在历史学、哲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，以及语言和宗教等诸学科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民歌当然也不例外。我们的革命导师，历来都是热爱民歌、重视民歌的。马克思，恩格斯早在青年时代，就热心搜集民歌，对民歌甚为欣赏，颇有研

究。在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中，民歌是常常被引用的，他们对民歌所反映的劳动人民的生活、情绪、思想、愿望，特别是政治动向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恩格斯认为，民间文学作品可以使人民“认清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自由，激起他的勇气，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”。^①列宁极为喜爱《北方的哀歌》一书，当他看到书中“出征士兵的哭述”这部分时，简直入迷了。后来，列宁对这部书作了这样的评价：“多么有趣的材料”，它“是研究我们时代的人民心理的非常必需而重要的材料”，“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写出极好的研究人民的希望和期待的论文。”^②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，对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民歌，学习和研究民歌，是很有教益的。我国历代民歌，作品丰富多采，它正如列宁所论述的那样，给我们提供了足以体现人民的“希望和期待”，展示“人民的心理”的许许多多“有趣的材料”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，是一部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，再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社会历史。在这历史的长河中，就其总体来说，我们伟大祖国是沿着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梯，经历了漫长的历程，谱写了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。因为，农民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勤劳勇敢、诚实善良的中国农民，他们不仅以艰辛的劳动创造了伟大的物质财富，而且以惊人的艺术才华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一方面，他们由于在经济上、政治上深受剥削与压迫，被封建统治阶级剥夺了文化教育的权利；一方面，他们在劳动的生活中，在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顽强的反抗斗争中，又总是不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创作了具有民族特征的，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谣和其它民间文学作品，充分发挥它在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自

我教育中的积极作用。农民创作的真实动人的文学，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。我们不必列举更多的事例来论证这一问题。只就这本民歌赏析中的有关作品而论，即可窥视一斑。从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作品起，历代的民歌，如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《东门行》、《陌上桑》、《子夜歌》和《木兰诗》；唐宋民间词中的〔鹊踏枝〕“叵耐灵鹊多漫语”、〔凤归云〕“征夫数载”、〔酒泉子〕“每见惶惶”；元明清民间小曲，民歌中的〔正宫·醉太平〕“讥奸专权”、“讥贪婪者”，以及《凤阳花鼓》、《洋鬼子吓得掉进扬子江》；各兄弟民族传统民歌中的《和月香分离心不宁》（蒙古族）、《姑娘怨》（彝族）、《平静河水翻起浪》（苗族）等。这些作品，从多方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，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、要求、愿望和呼声，都有所直接或间接、正面或侧面的生动描述。如果将它们连缀起来，纵观其展示的生活画面，便获得我国几千年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形象概貌。列宁在《列甫·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》^③中指出：“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，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。”我国历代民歌的作者——广大的劳动人民，他们不愧是这样的“伟大艺术家”，他们创造的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学，对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来说，是一部不可缺少的、生动形象的历史教材。正如高尔基说：“要是不知道人民口头的作品，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实历史。”^④

民歌，它是最早的文学。我国历代民歌，是我国诗歌的光辉源头。《诗经》为我国第一部诗集，这已是众所周知。这部诗集中的“十五国风”，共计一百六十篇作品，是体现当时

劳动人民创作才华的集大成。《诗经》，特别是其中的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的民歌，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，不用说后世的历代民歌继承和发展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手法，即使是历代有成就的诗人，如建安时期的曹氏父子，唐朝诗歌的革新者陈子昂，以及后来的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伟大诗人，他们都从《诗经》中吸取了养分。如果说，《诗经》的优良传统是一条长河，那么，它的河水长流不断，日夜不停地在浇灌着我国的诗歌园地。我们仔细考察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，便清楚看到：数千年诗歌的发展和历次诗歌创作高潮的兴起，与历代的民歌都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。我们如果以汉魏六朝为起点，可以理出一个十分清晰的脉络来。建安以前的汉代文苑、辞赋逐渐僵化，四言诗又面临衰微，唯有产生于“街陌”的汉代民歌，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直接道出了人民的声音，表达了人民的爱憎，它乘机勃兴，给中衰的汉代诗歌增辉添彩，后来这种五言体的优秀民歌，被采入乐府，并为班固等文人所吸收，方才有了盛行于汉末建安时期的文人五言诗；七言诗也是发韧于民间，汉代张衡对汉乐府中的七言诗句加以吸取摹仿，便演成文人的七言诗体；自唐以后的词曲皆以民间为源。词是从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一种配合曲调歌唱的新诗体，最先是在民间产生并广泛流传，然后由部分文人学习运用而逐步发展起来的。但是，词到了南宋后期已是日落西山，衰败而乏生气了。人民又以辛勤的血汗，艺术的才华，孕育了散曲这朵鲜花，将凋谢之词取而代之；当散曲在明代进入魔道之时，形式的雕琢，又使它日渐脱离现实，远离人民而去。此时，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民歌，以崭新的面容登上诗坛，一破沉闷空气，使我国

的诗歌又沿着一条新的航道破浪前进。所以，鲁迅先生说：“旧文学衰颓时，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，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。”^⑥我们上面所勾画的虽然是一个粗线条的轮廓，但是事实充分说明民歌为诗歌之母，历代民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哺育，起到了奶娘的作用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学习和研究历代民歌的意义之一，就在于它有着巨大的社会认识作用的价值，在于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二

我们学习和研究历代民歌，还必须进一步透过它的具体内容的分析，对其丰富的内涵才能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。我国历代民歌大致可分为劳动歌、诉苦歌、讽刺歌、起义歌、情歌、仪式歌和儿歌等。这些歌饱含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泉水，拌和着他们的血汗和热泪，内容浩繁、含义深刻。这里，我们只能重点地谈一谈，试从几个方面概述如下。

（一）吟唱劳动生活，抒写劳动场景

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，直接产生于劳动之中。人民创造的民歌，不用说同劳动的关系与结合是最为密切的。反映劳动生活的民歌，有的描述劳动的内容，如农夫的秧歌、船夫的船歌、放牧人的牧歌、采茶姐妹的茶歌，等等；有的是通过劳动生活的吟唱，展示劳动的艰辛和人民生活的痛苦，揭露统治者的罪恶；有的是描绘劳动的场景，再现人们劳动

快慰的心情，表现人民对劳动和家乡的无比热爱。我们试看《诗经》中的《魏风·伐檀》，这是奴隶们在河边采伐木材时所唱的歌。它一边叙述奴隶们挥斧砍树，搬运木材的繁重劳动，一边以质问的语言，怒斥掠夺他们劳动成果的奴隶主的剥削罪行，对当时那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现出极大的不满。诗中每章结尾，分别以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”、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！”、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飧兮！”收束，三句反语重叠，反复吟咏，层层加深对奴隶主寄生生活的辛辣讽刺，使诗歌更富有强烈的反抗性和艺术的感染力。民间词〔浪淘沙〕“五里竿头风欲平”，以精心的艺术构思，轻快舒展的笔调，叙事简洁而生动，描摹人物细腻、逼真；词中所写风势的强弱，船速的快慢，河水的光泽，青山的形影，真是绘声绘色。一首船夫曲，把船夫的劳动生活，驾船的熟练技能，以及他们一路劈波斩浪，飞越激流险滩的豪情，表达得酣畅淋漓。

蒙古族的《牧歌》：

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，
白云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。
羊群好象是斑斑的白银，
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！

这里，简洁的诗句，将茫茫草原无边无际的壮阔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。诗中虽然没有直接写人，但却形象地描绘出一幅水草丰盛、羊肥马壮的牧区风光。我们透过这动人的画面，仿佛看到牧羊人对富饶家乡的无比热爱，对自己所从事的畜牧事业是那样的忠诚，其喜悦和欢快，跃然纸上，给人

以深刻的印象。

（二）讴歌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，控诉统治者的滔天罪行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朽。

我国历代民歌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。在阶级社会中，广大劳动人民由于深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而家贫如洗，他们又因徭役的繁重，征战的频繁、惨遭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厄运。然而，敢于反抗的劳动人民，面对豺狼当道的黑暗现实，不畏强暴，或横眉冷对，不甘屈服；或运用智谋，狠斗敌人；或揭竿而起，横扫千军……这些在我国历代民歌中都有着真切的反映，生动的写照。《诗经》中的《王风·君子于役》中的“君子”，服役在外，没有尽期，久而不归，叫亲人在家无限哀戚，痛彻肺腑，表现出对统治阶级的极大愤怒。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身上的苦役，发动的无休止的战争，既使无辜百姓长期疲劳奔波在外，又给他们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统治者横征暴敛，以“夺泥燕口”、“剥铁针头”的残酷手段，榨取人民的血汗。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在那“尸漂四野”、“饿殍载道”，“白骨无人收”的社会，怒不可遏，义愤填膺，爆发了一次次的农民大起义，给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，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。特别是到了近代，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的尊严，以浩然正气。高举爱国大旗，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。民歌的作者，一方面揭露腐败无能的清王朝“前门开，后门张，前门引进虎，后门又进狼。”^⑥的奴才嘴脸，一方面又表示“为保国，不怕掉头；为争气，不怕流血！”，“还我江山还我权，刀山火海爷敢钻，哪怕皇帝服了外，不杀洋人誓不完。”^⑦祖

国美丽富饶的国土，岂容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；人民如花似锦的江山，又岂容卖国贼拱手出卖！在亿万中华儿女组成的铜墙铁壁面前，侵略者不堪一击，现出落水狗的狼狈相：

.....

手发抖，
腿发软，
脸上哗哗淌冷汗。
山上大炮一声响，
洋鬼子吓得掉进扬子江。

从《诗经》中的《伐檀》、《硕鼠》，到近代的反抗歌谣，这类极富反抗性、战斗性的民歌，构成了我国历代民歌的战斗传统，它们既有力地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，抨击了阶级敌人，又饱含深情地吟唱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，颂扬了中华儿女勇于牺牲，前仆后继的彻底革命精神，抒发了人民群众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的豪情壮志，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光辉诗篇。

（三）歌颂人民坚贞的爱情，批判不道德的行为，控诉吃人的封建礼教。

爱情与婚姻，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在阶级社会里，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择伴配偶的标准，对待爱情与婚姻的观点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在我国历代民歌中，以数量而论，描写爱情与婚姻的作品居于首位。如在《诗经·国风》中，情歌占的比重最大。人民创作的情歌，是他们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悲欢离合的真切吟唱，透露出纯

朴的思想，真挚的感情，美好的愿望，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恋爱观。其特征是：首先，人民对待爱情与婚姻，是把共同从事的劳动视为基础，将爱情生活与劳动生活自然地、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。《诗经》中的《王风·采葛》、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等，便是古代人民这种思想感情的表达。南朝乐府民歌《采桑度》：“春月采桑时，林下与欢俱。养蚕不满箔，那得罗绣襦？”朝鲜族民歌《采桑歌》：

采桑的姑娘哟，
不要斜眼东看西瞧，
哎噜哗，采你的桑叶吧，
我爱的是老实的姑娘。

锄草的小伙哟，
少说点调皮话，
哎噜哗，铲你的田去吧，
我爱的是会种田的小伙。

.....

这些歌多么妙趣横生，多么富有生活气息！青年们在劳动中萌发了爱情之花，又用勤劳的热汗浇灌着这高洁的鲜花，花儿越是艳丽、芬芳！他们把美满的婚姻，幸福的生活，建立在志同道合、勤奋劳动的基础之上。懒汉不为他们所爱，金钱财富在他们眼里犹如粪土一般。人民的这种恋爱观，对我们不是很有教益和启迪吗？

其次，人民对待爱情与婚姻忠贞、专一，表现出高尚的情

操，美好的心灵。劳动人民处理爱情的审美情趣，不是单纯的、一味的追求外表的美，而是更看重内在的美，重在一个“心”字，要心“好”、心“真”、心“诚”、心“忠”，一句话，要真心实意。真诚，是爱情的灵魂。是真诚，还是虚伪，这是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恋爱观的分界限。《诗经》中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、汉魏六朝乐府民歌《上邪》、《子夜四时歌》、《华山畿》、《西洲曲》，唐代民间词〔菩萨蛮〕“枕前发尽千般愿”，明代民歌《分离》，苗族情歌《我俩象竹子根连根》、维吾尔族情歌《请你不要借口躲藏》和藏族的《求婚》等，它们都以炽热的感情，歌颂了劳动人民淳朴、健康、真诚的爱情，颂扬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。在描写爱情、婚姻的民歌中，还有不少优秀的作品，如《诗经》中的《卫风·氓》，汉乐府《陌上桑》，唐代民间词〔望江南〕“天上月”，苗族情歌《你到哪里去了呢？》、水族单歌《水月中》等，既赞颂了劳动人民的情操、美德，又痛斥了那些对爱情无诚意、“朝三暮四”的负心人，同时还对旧的礼俗和“男尊女卑”、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等不合理的婚姻制度，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深刻的批判。在这些民歌中，塑造了许许多多坚贞不屈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铁骨铮铮的光辉形象。他（她）们的刚强性格和高洁的气质，至今对我们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，激励和鼓舞着广大男女青年去寻求真正、纯洁的爱情，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。

（四）反映民间的传统习俗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中华儿女，才华横溢，他们创作的民歌，所描述的内容极其深广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反映民间的传统习俗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民间文学与民间的习俗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可以说，民间有关的习俗，在历代民歌中都有生动的反映，如《诗经》中的《召南·摽有梅》、《郑风·溱洧》。前者反映了古代于仲春时节约会男女，并以抛梅求婚的习俗，后者描述了青年男女在三月上巳节（即三月初三）欢会的盛况，把有关的古俗描绘在民歌之中。〔中吕·迎仙客〕“七月”，一首吟唱牛郎织女“万古情依旧”的小曲，把古代妇女在阴历七月初七晚上“乞求智巧”的风俗活动，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我国各兄弟民族的传统习俗，也同样反映在本民族的民歌中，如西南地区有关兄弟民族传统的送亲婚姻习俗（《送嫁姑娘》），苗族人民吃牯牲、划龙船的古俗（《我俩象竹子根连根》），蒙古族的庙会民俗（《一群人中间把你端详》），等等，都在民歌中有所写照。古朴的民间习俗，与传统的民间文学，互相渗透，相得益彰，更生动地体现出民族和地域的特色，以及一个时代的历史特征，为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、民俗和社会历史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我们伟大祖国，幅员辽阔，美丽富饶。“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”我们从历代民歌中看到，各族人民放开歌喉，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纵情歌唱。千古绝唱的《敕勒歌》，作者豪情奔放，以形象的比喻，明快的语言，高昂、粗犷的笔调，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壮阔画面；哈萨克族的儿女，高歌一曲“金色的阿尔泰”，那歌声高亢嘹亮，那歌词优美动听，字字句句在把“雄伟美丽”的阿尔泰山赞美，在把牧区的秀丽风光、无数的宝藏和勤劳的人民尽情讴歌、颂扬！

三

我国历代民歌，以极其丰富的内容构成一部雄伟的历史画卷，又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展示出一座艺术之宫。历代的优秀民歌为众多的读者喜爱传诵，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。民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多种多样，其艺术特色极为鲜明，我们择其要者扼要论述之。

我国历代传统民歌，在创造方法上多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，部分作品中当然也有积极的浪漫主义因素，但纵观其基本倾向，凡是优秀的民歌，无有不是人民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。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，追本溯源，无疑民歌是其源头。这已为大家所公认，不必赘述。

历代传统民歌的艺术结构，形式灵活多样。《诗经》以四言为主，但句式亦有长短，二言、三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，兼而有之。如此参差错落，别具一格。汉魏六朝乐府民歌，章法无定格，句法长短随意，整散不拘，十分短小精悍。如以类别而论，又有鼓吹曲、相和歌、杂曲、清商曲、横吹曲和杂歌谣辞之分。从唐至宋元的民间词曲、曲调之多，数以百计。明清民歌，更为昌盛繁荣，开创一代新局面。明人陈宏绪在《寒夜录》中，曾引其朋友卓柯月的话说：“我明诗让唐，词让宋，曲让元，庶几〔吴歌〕、〔桂枝儿〕、〔罗江怨〕、〔打枣竿〕、〔银绞丝〕之类，为我明一绝耳。”我国各兄弟民族的民歌，诸如陕北的“信天游”、西北的“花儿”，蒙古族的“爬山歌”，侗族的“大歌”，水族的“单歌”、“双歌”，以及不少兄弟民族爱唱的“四季歌”、“节令歌”、还有在劳动

场合唱的“打桩歌”、“打夯歌”、江河上的“号子歌”等，形式之多样，甚是令人惊叹！任何伟大的诗人，与劳动人民这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才华相比，谁又不自愧不如呢？

比、兴、赋的运用，这是历代民歌传统的艺术手法。比、兴、赋的解释，历来说法不一，论述诸多，我们这里只引朱熹的话来加以说明。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；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；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。以物作比，托物兴怀，这是比兴的基本特色。赋的基本特色是把事物加以铺陈叙述，层层抒写，直接表达某一事物或某种思想感情。民歌的作者，由于他们是劳动者，是生活的主人，因此，无论是对自然现象的了解和认识，还是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，都很真切、深刻，铺陈其事则能触及本质，借物作比、起兴，或比拟人事，或抒发感情，皆能巧妙地构成艺术形象，开拓诗的意境。《诗经·鄘风·柏舟》的起首两句：“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”。这里有比有兴，其状物写景，给人以丰富的遐想。那柏木轻舟，悠扬自在，紧贴于碧溪绿水之上。站在河边的姑娘，目睹此情此景，心中荡起激情，唱起“髡彼两髦，实维我仪……。”她心想着，那个头发散披的小伙子，正是我心爱的情郎，他同我的爱情啊，如能象轻舟与绿水那样紧紧相连，永不分离，该是多么美好！我们再看汉乐府民歌《长歌行》：

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

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

.....

歌者以生机昂然的园葵起兴，吟唱其奋发、激越的思想感情，

进而又借春日万物葱茏、蔚然的景象，抒写人应珍惜人生盛年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然后，又以百川东流入海，不复而归作比，道破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的深刻道理。作者运用比兴手法，描绘出形象的画面，抒发其积极、健康的感情，揭示了《长歌行》饱含哲理的主题思想。^③诗的艺术构思精心、别致，意境高超、深邃，民歌作者运用比兴手法的技巧之娴熟，才华之不凡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历代民歌的创作，赋、比、兴的手法运用十分广泛，但一般说来，具体在一首首的诗歌中，三者不是截然分开，往往是交互运用，只不过各有所侧重而已，或侧重用赋，或侧重用比、用兴。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，笔法重在铺陈叙述，直写其事，但女主人公也妙于用桑树的兴衰作比，哀叹其生活中的波折。《木兰诗》虽侧重用赋，而结尾一段又全然用比，以“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”为喻，赞叹木兰聪敏过人，机智超群。汉乐府民歌《上邪》，唐代民间词〔菩萨蛮〕“枕前发尽千般愿”，这两首流传千古的情歌，可谓是用比的佳作，而前者却有“我欲与君相知”的直述，后者也叙述了“枕前发尽千般愿”的心情。在兄弟民族的民歌中，这种艺术特色也显得鲜明、突出。如彝族的《姑娘怨》：

天上星不亮，
为哪样不亮？
黑云来遮挡，
白云来遮挡，
星星才不亮。

山上树不长，
为哪样不长？
犁耙来擦伤，
锄头来拖伤，
牛羊来碰伤，
树木才不长。

姑娘不歌唱，
为哪样不唱？
爹爹来阻挡，
妈妈来阻挡，
哥哥来阻挡，
姑娘不敢唱。

这首诗的旨意，是倾诉姑娘不能自由歌唱的胸中之怨，言其恋爱婚姻未有自由。歌者先不直言，而是写天上星星为什么不亮，地上树木为什么不长，描绘出一个个的画面，将气氛层层渲染，烘托，借自然之物起兴作比，如此一唱三叹之后，姑娘的一腔怨气犹如开闸的潮水，自然而然地汹涌而出。可见，民歌的作者，在构思作品、塑造艺术形象、开拓诗的意境时，常常是把比、兴、赋的手法，有机结合，交错运用，以增强艺术的感染力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我国历代的优秀民歌，是人们喜爱的艺术珍品，而民歌的语言则是构成这珍品的第一“要素”。民歌语言颇具特色，首先是它的语汇极其丰富。仅以《诗经》为例，有人曾作过统计，一部《诗经》，拥有单字达三千个之多。其中，还有不少的字，一字多用，一字多义，如按其字